

7月2日,台湾著名戏剧家、屏风表演班创办人李国修因大肠癌在台病逝,享年58岁。7月18日将在台北市举行“最后的谢幕:李国修传奇”追思会。本报特约李国修在大陆的高徒、至乐汇舞台剧创始人、执行长孙恒海撰写回忆恩师的文章,表达对李国修的怀念,并对海峡两岸薪火相传的舞台剧传承致以敬意。

回忆师父李国修二三事

□ 孙恒海

忆故

屏风表演班2001年上演《不思议的国》时曾面临解散。那年的台湾相继遭遇“9·11”事件给全球带来的经济影响与台湾“纳莉”台风袭击,票房只有预期的一成。开演前,剧团需要负担折合人民币225万元的制作运营成本,如果停演,损失减半。师父选择了后者。天灾之时,人情带来了力量。一位开泡沫红茶店的屏风观众得知此事,立刻送了百两杯红茶到剧场,鼓励屏风要挺住。停演前最后一场演出,师父要屏风所有工作人员都上台谢幕,但他坚持不落幕后,不鞠躬,全体目送观众离开。屏风对已售2000张门票无条件全额退款的承诺,真正找上门来的观众竟然不足10%。

师父决定最后一次带工作人员去海边散散心,然后各奔东西。师父并不知道海子,但当他面朝大海时,放弃的念头动摇了。而他解散屏风的决定也遭到了屏风表演班从行政到导演所有人的反对,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表示要与屏风荣辱与共。他们甚至比师父更加相信屏风的未来。

就这样,在屏风人团结坚定的信念中,屏风坚持到了春暖花开,而且这一坚持就成为台湾剧团一线品牌。

师父祖籍山东,生于台北,长在底层社会中。他的父亲是台湾岛内唯一会做京剧戏鞋的师傅,母亲因精神疾病十年没有走出家门半步,兄弟则在帮派中打闹挑事,自己也学着大哥二哥的样子和邻居小孩组成了一个“六义帮”。少年时,师父在西门町看老兵的凄凉晚景,或钻到家门口的剧场后台,看到了装的伶人戏子话家常。而这些画面后来都陆续出现在屏风表演班的作品中。

借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政策,

师父为那些寻亲的老兵们创作了《西出阳关》。母亲去世后,师父为纪念母亲,写下了《女儿红》。《六义帮》带着1971年以及之前和之后的历史记忆登上台北舞台。《京戏启示录》是师父写给自己父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13岁那年和他父亲的一段对话。师父把自己经营屏风表演班二十几年的感受写进“风屏三部曲”之一《莎姆雷特》中。

屏风二十多年一直坚持原创。一出好的戏剧显然不能脱离生活,创作融入真实经历亲身感受。唯有如此,才能情感真实,才能打动人。

我曾问过师父两个问题:第一,一个剧团,除了拥有优秀的创作成果外,还有什么因素对企业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二,为什么坚持原创?原创,真的很难。

然后师父就给我讲了以上的故事。

凝聚力,决定了一个团队在不断向前进中是否有超强的耐力,以及开天辟地的勇气。一个团队的成员,心力朝向同一个方向,目光步伐朝向同一个方向,这样的力量,已是成功的一半。

师父一生创作37个原创剧本。灵感源于日常生活,自己以及亲友身上发生的故事。师父说,不演外国人的剧本,因为外国人的剧本和我们没有关系,无法与角色真正融合。写剧本,是第一次创作。演翻译剧,是第二次创作。我们为什么要失去自己第一次创作的机会呢?我们生活的地方就是我们创作的土壤。演员将真实人生经历的感受通过作品投射给舞台下的观众,让他们产生共鸣,并发现被忽略的自己。演绎与自己不相关的生活,是很难走心抓住观众的。



表演中的李国修

『我的作品,倒数十秒,必有一笑。但笑中带泪,泪里有笑,才是生活。』
——李国修

师父对人潜能的识别与挖掘有着独到的角度和方式。他在大陆收的徒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有学导演的,有学编剧的,而对于我这个非科班出身的商人来说,最擅长的是公司的管理运营。师父正是看准了我南方商人身上独有的经商特质,于是我成为大陆徒弟中唯一继承屏风管理体系衣钵的人。

现在的至乐汇舞台剧,剔除台湾、北京两地文化政治制度差异,管理模式上一直以屏风表演班作为模板,在践行其优秀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融合自身特点,逐渐发展出了属于至乐汇自己的经营管理模式。

师父一生将自己父亲的话作为座右铭: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如今,这句

话也成为我的座右铭。师父说:“我的作品,倒数十秒,必有一笑。但笑中带泪,泪里有笑,才是生活。”

师父说:“人生鸟岛,出门,上台,演戏。”

如今到未来,大笑大哭穿红戴绿,热热闹闹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个师父那样的“鸟人”,飞翔,追梦,功德圆满。

感悟

共同坚守 主旋律这块阵地

——我与总政话剧团

□ 黄宏

我前两天刚刚参加了总政歌舞团60年的团庆,后又应邀参加总政话剧团建团60周年庆典。我在总政歌舞团工作了19年,在歌舞团工作的时间就是与话剧团相处的时间。我们生活在一个大院,剧场连着剧场,饭堂“摆”着饭堂,由于职业特点,我与话剧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那边工作,在这边创作,在这里排练,到那里演出,在歌舞团我是“独生子”,“特种部队”,在话剧团有亲如兄弟的战友和后续援兵。总之,如果说歌舞团是母团的话,话剧团也算是“继母”了。有时“后妈”也很亲,可以说,在这些年我得到了两个团的宠爱。有的孩子一惯就坏,有的孩子越宠越好,如果说这些年我取得了一点成绩,也是被大家扶持出来的,想了一下,这20年我所创作的小品,无论是春节晚会,还是双拥晚会,很多都是与总政话剧团共同合作的,所以今天我最想说的两个字——感谢。

还记得我第一次观看总政话剧团的话剧是在“文革”之后复排《万水千山》的时候,当时的演出地点是总政排练场,沈阳军区派我们来看观摩,四个人只给了三张票,我年龄最小,只有让老同志先去,但心里真是不舍。后来在总政招待所,见到了老部长陈其通,他问我是哪个军区的,我说沈阳军区的。就这样,那三位战友是坐公共汽车去的,而我是坐陈部长的小车去的,而且看戏的时候坐在首长席的沙发上,这就是我与总政话剧团的初次结缘。

话剧团的小品,从魏积安的《书香门第》到孙涛的《纠察》,一直到郭达的《红色珍宝》等,有一批标杆式的作品。我与总政话剧团合作的第一位演员是魏积安,当时是在1991年的双拥晚会上,演的小品是《小站》,从那之后,《下棋》《种子》《巡堤》等一大批优秀作品都是

与话剧团的演员合作的。魏积安、郭达、王丽云、孙涛、王小娟、刘劲、邵峰、翟万臣、梅丽萍、郭笑等,都曾是我的搭档;导演有李文启、龚晓东、王寿仁;工作人员就更多了,他们是音响师李来宏,服装师徐平、于燕、小丁,化妆师隋颖等等,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气质,也可以说是话剧团的气质——踏实、朴实、扎实、忠实。还有些合作者一叫不上名字,但在这里我要表示深深的感谢,因为他们都曾经在我艺术创作旺盛时期,给予我最丰富的营养和帮助。我还要说到现任团长王宏,也是我这些年来春晚和双拥的老搭档,他的戏剧创作功力为我的小品作品增添了内涵,加足了马力,借用《万水千山》中的一句著名台词来说,就是“让小品骑着马前进”。

总政话剧团目前是全军独生子,现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也是全军的独生子,我们共同坚守着主旋律这块阵地。八一厂的宗旨是听党指挥、坚守使命、深入生活、面向基层、广交朋友、开门办厂、改革创新、再造辉煌,我想总政话剧团也一定会与我们有共同的追求。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要发挥历史传统,携手共进,好的话剧剧本可以拍成电影,好的电影可以改编成话剧,我们使尽全身力气,一定把主旋律唱响,主旋律不应只当占据思想的主流,也应当占据相当的观众份额,不然就称不上社会影响,更谈不上主旋律。话剧团如同八一厂一样,姓“军”,我们要正确地处理好战场与市场的关系,在创作上与时俱进,不能只把理念变成宣传,要把宣传化成艺术,如果有一天走市场,我们也会迈着正步走市场。观众对军事作品有期待,对总政话剧团有期待,作为同行我们更有期待。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总政话剧团继《万水千山》《黄土谣》《生命档案》之后,还会出现更多的精品力作。

名家 刘月宁:小扬琴敲出的『大视野』

□ 本报记者 张悦

中国古老的扬琴与印度的桑图尔、塔布拉鼓相遇,会奏出怎样的美妙旋律?7月6日,在“中印之夜·刘月宁与印度音乐家新作品音乐会”上,一曲世界首演的《拉格·茉莉》令人叹为观止,扬琴的清亮音色、桑图尔的空灵滑音与塔布拉鼓敏捷而多变的重音默契配合,合奏出一曲独一无二之《茉莉花》。

在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扬琴专业“排行”第四,排在古筝、二胡、琵琶之后,在很多普通人的眼里,扬琴就是中国本土一件很平凡的民族乐器,甚至缺少一些“个性”。但在著名扬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刘月宁看来,“扬琴”绝不平凡,它不仅具有4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更是一件世界性的民族乐器。起源于中东地区,其发展遍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称为“扬琴”,东欧称为“坎巴龙”,西欧称为“哈克布瑞特”,西亚和南亚称为“桑图尔”,墨西哥称为“萨特里”,英语区称为“哈歇德西玛”等等,当扬琴以“洋琴”的面貌,站在世界民族乐器展演的舞台上,按照刘月宁的话说就是“会亲戚、见老乡”!的确,刘月宁带着这样的自信和开创精神,以扬琴为媒,不仅为这件乐器,更为中国民乐轰轰烈烈地开创了一番新天地。

成长路上的精彩“答卷”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昭目睹了刘月宁在专业上成长的每个阶段,并将刘月宁视为同届的“老同学”,只不过他是作为大学生,而刘月宁是作为中学生同时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的。在这35年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刘月宁都奉上了非常精彩的“答卷”。

1977年,中央音乐学院招收了一批年龄在10岁上下的优秀少年音乐人才,那个怀抱着扬琴梦想、长着可爱“娃娃脸”的12岁小女孩刘月宁从河南洛阳来北京参加考试,一曲清澈完美的《映山红》震惊四

座,刘月宁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为首批录取的少年音乐人才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春蕾》,刘月宁以她美妙的琴声名闻海内外。10年后她又以“全优三好学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留校任教,在国内外民族器乐大赛中多次获奖,享誉海内外,被音乐界誉为“扬琴精灵”。

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扬琴的世界性,刘月宁已经思索了很久,为此她不断开拓中国音乐文化对外交流的新路径。作为我国民乐表演艺术界屈指可数的留洋博士,刘月宁2004年获得教育部公派访问学者资格在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从事音乐教育研究;2005年成为国际扬琴赛事历史上第一位中国评委;同年举办的6场师生扬琴专题音乐会系列,首次在中国开创专题系列音乐会的先河;2008年创建中国第一个扬琴重奏团“茉莉花”;2010年在中国出版了第一本国际扬琴领域译著《东欧扬琴音乐文集》,填补了对扬琴这件世界性民族乐器在学术领域的空白……值得骄傲的是,2006年刘月宁在匈牙利举行了首次由中国音乐家演出的个人独奏音乐会,有感于刘月宁音乐会的成功举办,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于2008年起增设了民间音乐系,恢复了停教半个多世纪的匈牙利大扬琴专业。不断带着扬琴走向世界的刘月宁,也不断将世界各个体系的扬琴带回中国。2006年回国后,在她研究生的毕业音乐会上首度用“坎巴龙”演奏名曲《曼舞的匈牙利人》。

“当东方与东方相遇”

“音乐对于我就如同信仰一样不可或缺,只有对音乐的热爱,才是促使我不断前行的根本力量,也是最持久的原动力。”只能这样理解,要想作成、做好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确实需要这种“最持久的原动力”。所以,无论何时,刘月宁都



刘月宁(上)在“中印之夜”音乐会与印度音乐家合奏《拉格·茉莉》

活力十足。

2008年底,刘月宁作为美国福特基金“亚洲学者”赴印度德里大学音乐系从事印度音乐文化研究。在申请资料里,她诚恳地写道:“扬琴属于世界音乐体系,在当下,应该把扬琴放在世界民族音乐的范围内,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扬琴。我愿意做这个工作。”短短9个月的研习之路,刘月宁走访了印度多个城市举办中国音乐讲座音乐会,并成为首位开启“中印音乐对话”的中国民乐演奏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被誉为印度音乐“教父”的拉维·香卡在访华期间,对中国乐器很感兴趣,他表示

希望将来能使得中印两国古老的民族乐器在舞台上相遇,演绎音乐史上的“东方与东方相遇”。“如果没有对印度文化的浓厚兴趣,不研究印度音乐的特点,是很难与印度音乐家真正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的。”刘月宁在印度期间对桑图尔琴的研究整理,甚至填补了印度桑图尔琴艺术理论的空白。2012年,她与中国泰戈尔诗翻译家白开元联手,出版《泰戈尔歌曲精选集》,这不仅填补了泰戈尔中文版歌曲的出版空白,也对泰戈尔音乐在中国的传播、演出与研究起到重要促进作用,成为中印两国音乐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当东方与东方的相遇”主题音乐会已举办三场,第一场在2009年年底的国家大剧院;第二场是在2011年的印度加尔各答市政厅;刚刚举行的第三场更是盛况空前,不仅是中印民族乐器历史上首次与交响乐团的合作,还全新演绎了诸多新作品,尤其是下半场的《梦·四境——为中国扬琴、印度扬琴、塔布拉鼓、古琴和乐队而作》是刘月宁为此音乐会特别向青年作曲家于洋委约创作的。刘月宁不仅要协调方方面面,还要专注于舞台上的演奏,为此她累过好几回……但是,当7月6日的夜晚,她站在北京音乐厅的舞台上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如此充满活力且技艺超群的扬琴演奏家和令人惊讶的古琴演奏家。

全球首个“音乐孔子学院”

刘月宁说,她所做的很多工作,其实似乎并不是她的“职责”范围之内,没有人催促她,甚至会被人误解,但她都一笑置之。的确,作为一个开创者,她时常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这都源于她心中对音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她常常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告诉她——上天派她来做这件事,就是要她肩负使命。

全球首个“音乐孔子学院”

刘月宁说,她所做的很多工作,其实似乎并不是她的“职责”范围之内,没有人催促她,甚至会被人误解,但她都一笑置之。的确,作为一个开创者,她时常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这都源于她心中对音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她常常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告诉她——上天派她来做这件事,就是要她肩负使命。

忙完音乐会,学院也陆续放假了,本以为会清闲一下的刘月宁一刻也不得闲。今年,对于刘月宁来说又是一个极具挑战的开始。去年6月,由国家汉办支持,中央音乐学院与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合作办学的全球首家音乐孔子学院在丹麦挂牌成立。中央音乐学院高度重视这一新生的前沿领域,专门设立了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这一新机构的设立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向全球推广的直接枢纽。有过多年海外访学经历的刘月宁任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主任,为此每当她忙完教学、排练、演出和大量的社会活动以及工作之后,她都需要用大量的时间投入到音乐孔子学院的筹备协调中。对于音乐孔子学院,刘月宁有很高的期待,她认为是水到渠成、生逢其时,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将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精华注入到世界各国的音乐教育中,通过音乐让世界理解中国、中国文化和精神内涵。“孔子学院在海外开办这么多年,它也需要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音乐恰恰是能让语言更容易表达情感的载体,所以开办音乐孔子学院大家也都都很兴奋。虽然很累、非常累,也面对一些不可知的困难,但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确实积累了很多经验,也让我们变得更加勤奋。”刘月宁说。即将到来的8月,音乐孔子学院接受丹麦皇室邀请将到法国进行一场盛大的音乐会演出,这作为一种荣誉,也是音乐孔子学院成立以来首次在世界舞台上的精彩亮相。

接触过刘月宁的人,都不禁会慨叹:她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小专业,开启那么一片大视野。刘月宁说,音乐的最高境界是“和而不同”,“我从不把音乐局限在一个固定空间里,也不希望中国的民乐只是小圈子里的孤芳自赏,我希望所做的事情可以使中国民族音乐的舞台越来越大、视野越来越宽”。现在,她正快步走在路上。